

蛤蟆的油

Akira Kurosawa



黑泽明 著

李正伦 译

蛤蟆的油

〔日〕黑泽明 著

李正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蛤蟆的油/〔日〕黑泽明著;李正伦译.-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8
ISBN 978-7-5442-4813-6

I. ①蛤… II. ①黑…②李… III. ①黑泽明
(1910~1998)-自传 IV. ①K833.1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46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5-033

GAMA NO ABURA

by Akira Kurosawa

© 1990 by Akira Kurosaw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90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6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蛤蟆的油

〔日〕黑泽明 著

李正伦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特邀编辑 侯晓琼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6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13-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深山里，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和同类相比不仅外表更丑，而且还多长了几条腿。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或玻璃箱内，蛤蟆一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不禁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是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吓出一身油……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我的东西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

——黑泽明

目录 | Contents

1 写在前面

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

- 6 荡漾在洗澡盆
- 9 “活动写真”
- 13 地狱
- 16 “酥糖”遇到天使
- 23 江户川上
- 25 灿烂花开向阳处
- 28 旋风
- 32 剑道
- 38 毒刺与诋毁
- 40 枫桥夜泊
- 43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

第二章

大正的声音

- 50 明治的影子
- 53 大正的声音
- 56 神乐坂
- 60 武者
- 63 遗痛一刻
- 66 巅峰只欠一跳
- 70 长长的红砖墙
- 73 生死之间
- 77 黑
- 80 可怕的远足

第三章

迷路

- 84 师之大者
87 叛逆
92 遥远的乡村
96 山野武士
101 乡间九十
103 苗
105 迷路
108 和战争无关
111 懦弱与渺小
116 旧日小街
122 死
126 底片与正片

第五章

预备——拍！

- 186 预备——拍！
189 武魂
197 苦尽甘来
201 冷镜头
204 何处是归程
208 跨过太平洋
214 只有一个日本

第四章

危险的拐角

- 130 危险的拐角
134 山顶
139 P·C·L
142 山崩
152 高山仰止
162 病与酒
167 好人无寿
173 苦战
180 我将登山

第六章

到《罗生门》为止

- 220 苏醒
223 情不自禁地鼓掌
230 人非强者
235 人非弱者
241 失落的哀愁
246 心无边，命运无边
250 鲑鱼的牢骚
253 生命总有余味
260 善
264 罗生门

附录

写在前面

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①，我就六十八岁了。

回顾过去的年月，理所当然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然而我却始终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总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值得把它写出来。

再者，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②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

让·雷诺阿，我曾经见过。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中，觉得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

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①即1978年3月23日。

②让·雷诺阿（Jean Renoir, 1894 - 1979），法国著名导演，法国电影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乡村一日》、《大幻灭》和《游戏规则》等，影响深远。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摄影机和麦克风表现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美铃书房《让·雷诺阿自传》）

这段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也想像他那样老去——激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

还有一位也是我曾敬仰的人，那就是约翰·福特^①。

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

当然，和这两位老前辈比起来，我还是个雏儿。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

^①约翰·福特 (John Ford, 1894 - 1973), 美国著名导演。作品有《搜索者》、《铁骑》等。

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为了写这本书，我找来很多老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以唤起往昔的记忆。这些人有：

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期的朋友。

村木与四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野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 P·C·L 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该公司后来发展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经我严格训练的演员代表。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社长，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关于我在电影方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

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本作家，《罗生门》、《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合作执笔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我的电影剧本主要由他同我合作完成。此外，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球的对手。

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毕业，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斯坦^①式的男人在一起。

^①玛丽·雪莱 1818 年出版的同名名著中的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创造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造物”等。

4 | 蛤蟆的油

野上照代，摄制组的人，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我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出版，谨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聊表谢意。

黑泽明

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

荡漾在洗脸盆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作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着脸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

我想，大概是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

于是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盛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忽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〇，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母亲感到非常奇怪，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已经去世的大姐曾经说：“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出生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现在我应该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mos 乐队的黑泽明^①，以为那是我，便说：“小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 Los Primmos 乐队的黑泽明，是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几段焦点模糊的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那都是伏在妈妈

^① Los Primmos 乐队是活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日本乐队。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

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追球，有人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〇、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没有一丝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忽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活动写真”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浓烈，就是电车通过道口的时候。

电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和我之间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我痉挛发作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隐约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被抱来，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儿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程度是和受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小学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搭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